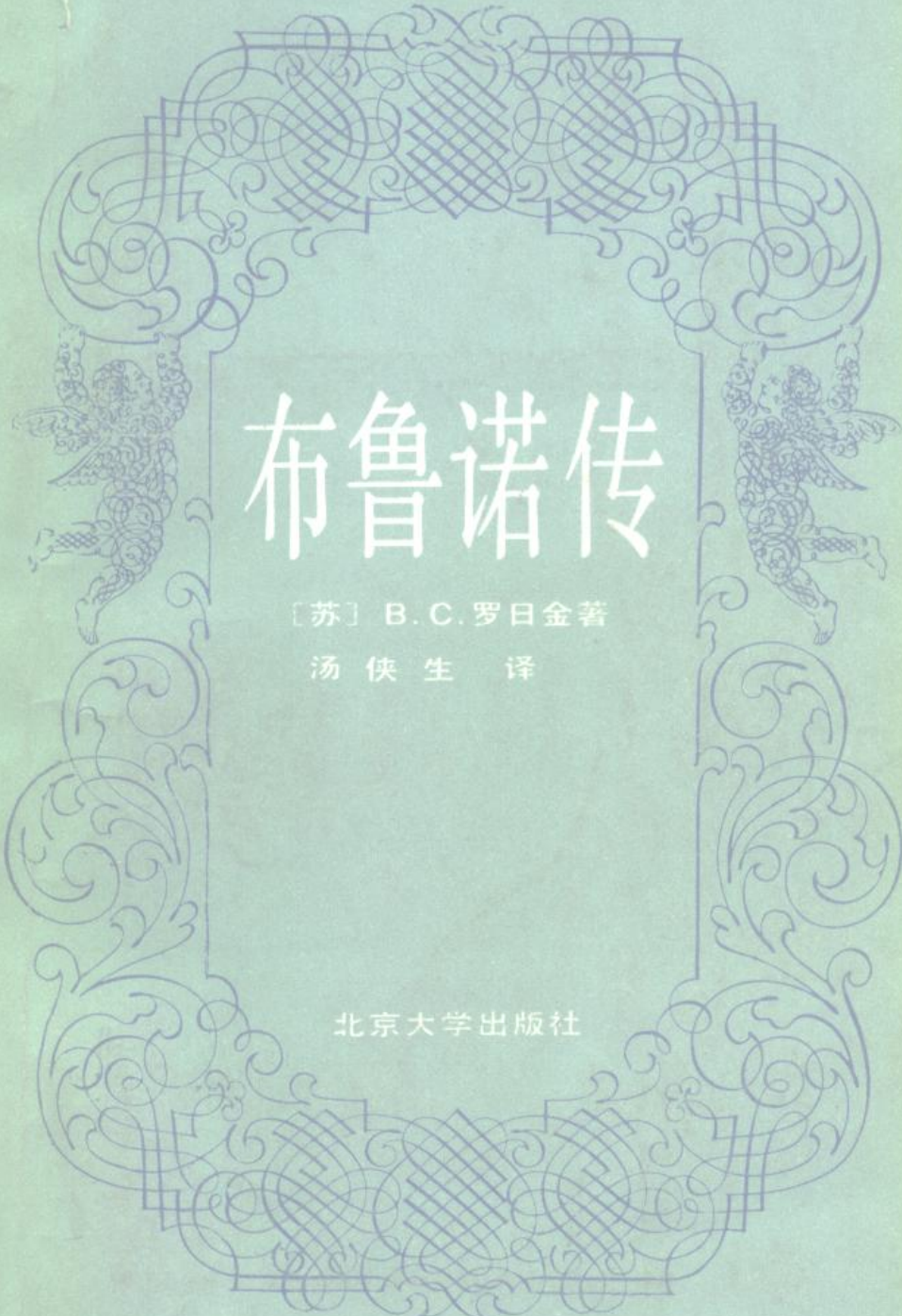




布鲁诺传

〔苏〕B.C.罗日金著

汤侠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布 鲁 诺 传

原名：布鲁诺与宗教裁判所

〔苏〕B. C. 罗 日 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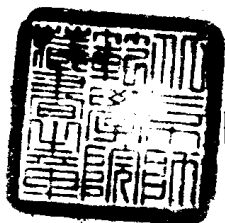
汤 侠 生 译

71345 6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7845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107845

布 鲁 诺 传

[苏]B. C. 罗日金 著 汤侠生 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40千字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册

统一书号: 11209·45 定价: 2.50元



布 魯 諾 像

布鲁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代序言)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思想发展史上一段光辉璀璨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批伟大的人物，他们差不多都到过不少国家，会说数种语言，在各种不同的事业上光芒四射。无论就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说，无论就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说，都堪称时代的巨人。他们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但却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有些人的思想甚至超越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这些巨人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在实践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与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

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就是这些巨人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师承了意大利进步学者彭波那齐、卡尔丹诺、特勒肖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汲取了古希腊罗马唯物主义者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积极成果，在当代自然科学、首先是哥白尼日心说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自然主义泛神论哲学，从而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进步哲学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布鲁诺的哲学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是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过渡形式。正因为它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意识形

态，所以，尽管它充满了反对经院哲学、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激情，却也没有脱尽、也不可能脱尽某些宗教杂质。但这丝毫不减损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光辉。

自从这位巨人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焚毙以来，三百多年已经过去。在这些岁月里，几乎可以这样说，他的名字年年都有人谈论，论述他的文章和专著年年都在发表。

布鲁诺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在十七世纪初，他年轻的同时代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1568—1639)就曾引证过他的话，并把他看作是研究“有其他太阳和其他行星各绕自己的恒星域运转”的权威。多年以后，康帕内拉在法国避难，他在引证天文学家梯科时曾拒绝接受哥白尼和布鲁诺的学说，但第二年他便再度推崇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观点了。

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在他的《新工具》(1620)中曾建议用天体的螺旋运动来代替圆周运动，这一思想就是在他读了布鲁诺的著作后产生的。培根不仅读过布鲁诺的著作，而且还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布鲁诺。据研究布鲁诺的专家詹蒂里考证，《新工具》中有许多语句非常接近布鲁诺《圣灰星期三的晚餐》中的语句。詹蒂里还判明伽利略(1562—1642)著作中的一些段落也与之十分相似。

正是在布鲁诺宇宙论(如存在着许多其他可居住的世界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埃德门·斯宾塞(1552—1599)写出了他的《仙后》，F.葛德汶(1562—1633)写出了他的《月上人》。此外，天文学家哈勒(1656—1742)、惠更斯(1629—1695)等也都接受了地球是行星中的一个，上面有

与人不同的居民等思想。

1610年4月15日马丁·哈斯代尔(1571—1630)曾写信给伽利略说：开普勒(1571—1630)谴责了你，因为你忘却了“那些为你的发现提供了诱因、制造了前提的作家们，在这些作家中他曾提到意大利人乔尔丹诺·布鲁诺、哥白尼以及他自己”。

在开普勒看来，“或者，宇宙是无限的，象英国人梅里苏斯和吉尔伯特所认为的那样，或者，存在着无数个与这个世界相似的其他世界，象德谟克利特、吕基伯、布鲁诺……所相信的那样”。开普勒公开承认：“由于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思考”，他曾长时间地考虑过“一些新的行星是在绕着某种固定的恒星运转”的问题。他亲切地称布鲁诺为“无限的捍卫者”。

十七世纪的尼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遵循、继承了近代哲学唯物主义路线(布鲁诺、笛卡尔)。他虽未直接引证过布鲁诺的话，但是许多研究斯宾诺莎的专家们，从下、耶可比、尼赛龙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研究工作者，都看出，斯宾诺莎和布鲁诺两人的学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斯宾诺莎的思想中的无限和包罗一切的统一，特别是他的《略论神、人和人的幸福》一书，尤其使人想起他与布鲁诺的相似。

著名的布鲁诺传记作家斯潘帕纳托经研究判明，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1622—1673)至少有十来部剧本的场景和人物都是来源于布鲁诺的《执火炬者》。

从十八世纪起，布鲁诺的著作开始译成别国语言。其中最早的当推1713年伦敦出版的《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的英译

本 (J.托兰德译或W.莫尔海德译)。而布鲁诺的喜剧改写本早在1633年就已经出现在巴黎街头了。

不少人认为,布鲁诺关于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信念曾大大影响了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ftsbury 1671—1713),正是布鲁诺的著作引导他得出有生的宇宙整体是一个和谐的机体这一结论。

约翰·乔治·哈曼(1730—1788)在反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汲取了布鲁诺的对立面一致的思想。

历史学家丹尼尔·莫尔豪夫(1639—1691)曾写专文高度评价布鲁诺。歌德(1749—1832)读后欣喜若狂。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布鲁诺关于一与多的辩证思想。这一思想成了歌德全部生物学著作的基调。

莱布尼兹(1646—1716)、莱辛(1729—1781)和赫尔德尔(1744—1803)都被描述为布鲁诺的弟子。赫尔德尔并就布鲁诺的学说同哈曼通过信。席勒(1759—1805)、谢林(1775—1854)都读过布鲁诺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谢林甚至写了一部对话取名为《布鲁诺,或事物的神圣自然本原》(柏林,1802)。

德国哲学家F.H.耶可比(1743—1819)很早便对布鲁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与M.门德尔松论斯宾诺莎思想通信集》中说,他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布鲁诺的哲学含糊不清。他认为在对泛神论的阐述上几乎没有谁能比布鲁诺阐述得更纯正、更漂亮的了。在他看来,要了解这种学说,要了解这种学说跟其他哲学的关系,布鲁诺的著作是主要的读物。他摘录了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一书的要点,并附以意大利原文,并对门德尔松说:“否则你会说我

不精确了”。足见他的严肃、认真和对布鲁诺的推崇。

黑格尔（1770—1831）没有接受耶可比对布鲁诺的高度评价。他对这位意大利人慷慨激昂的言行感到憎恶。他批评耶可比和谢林不该拥护布鲁诺。不过，尽管如此，黑格尔的思想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却不能不追到布鲁诺的对立面一致说那里去。

以上我们只是挂一漏万地讲了布鲁诺的学术思想对后代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的影响。这里面还有赞成与反对的分野。可是，如果说到布鲁诺的品格，其影响就尤其深广了。他那铁骨铮铮、为真理英勇献身的气概博得了全体进步人类的一致赞叹与钦敬。除一小撮教权主义分子外，无论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阵营的人无不交口称道。陶里亚蒂把布鲁诺看作是“意大利的光荣”、“盖世的天才”，他斩钉截铁地说：“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们去靠近这位伟人，谁也不能阻挡我们去了解他、歌颂他的伟大。”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黑格尔虽说从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百般地歪曲、曲解布鲁诺，并极力贬低他的意义，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有一个“不安而沸腾的性格”，“他大胆地摒弃了一切天主教官方信仰”、辛辣地批评了“僧侣们惊人的无知及其荒淫的生活方式”，“以极度安宁镇定的气概对待自己的死亡”。他的“所作所为令人无限振奋，推动了智慧的发展”。

甚至唯物主义的公开敌人，用布鲁诺的生平材料写过长篇历史小说的B.Φ.奥多耶夫斯基在百般贬损布鲁诺之余，也不能不承认布鲁诺是“十六世纪黑暗岁月中非同寻常的现象”。

布鲁诺可歌可泣的一生在一些国家里已经编成故事写进中小学的课本，这就是说，他的形象已经成为教育青少年的楷模。一位作家回首往事时写道：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时，布鲁诺的形象就已经在激荡着我幼小的心扉了。

据文献记载，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发现了一篇匿名的唯物主义论文，上面的署名就是“一个复活了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布鲁诺简直成了为真理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家”的同义语。无怪乎杰克·林赛说：“在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布鲁诺已成为象征解放斗争的传奇式人物”。

自从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焚毙以来，三百多年已经流逝。但布鲁诺精神的影响并没有丝毫减退。至今人们仍然在称颂他、赞叹他。当代一位学者写道：布鲁诺面临危亡之际，仍能向审讯他的法官们炫示他的学说的壮丽与崇高，“在他这种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面前，在他这种令人惊愕的勇气面前，我们真是羞愧不安无地自容”。

是啊，布鲁诺言行一致、为真理英勇奋斗终至壮烈牺牲的一生确实是值得景仰的。

正是为着纪念这样一位伟人，我们怀着同样羞愧与不安的心情，将这本名为《布鲁诺与宗教裁判所》、实为《布鲁诺传》的小书译出来献给中国的读者。愿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译者

1985年5月于燕园

目 录

一. 布鲁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代序言).....	汤侠生
二. 布鲁诺传	
第一章 诺拉 (1548—1558)	(1)
布鲁诺的父母。童年印象。诗人洛多维 柯·汤希洛	
第二章 那不勒斯 (1559—1565)	(16)
布鲁诺的学习年代。初次接触哥白尼学说。 那不勒斯的人文主义者。倍尔那狄诺·特 勒肖对布鲁诺的影响	
第三章 修道院.....	(34)
十六世纪的僧侣生活与宗教界。新教的流 传。那不勒斯的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分子 的迫害。那不勒斯人民的骚动	
第四章 布鲁诺挺身反对宗教.....	(62)
最早的迫害。神学校。布鲁诺在罗马。赖 蒙德·卢里。巴托罗缪之夜	
第五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教会流派.....	(83)
文艺复兴的历史前提。宗教影响的削弱。 无神论哲学。皮埃特洛·彭波那齐。耶洛 尼姆·卡尔丹诺	
第六章 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无神论讽刺作品.....	(101)
《诺亚的方舟》。讽刺作家——布鲁诺的 先驱。讽刺诗文的历史	
第七章 布鲁诺与经院哲学.....	(114)

托马斯·阿奎那。布鲁诺的学位。伦巴第的彼得的《箴言集》。《反多神教徒大全》。布鲁诺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

第八章 逃离修道院 (1576)(122)

布鲁诺的最初几次诉讼案。《禁书目录》之制定。修道院里的辩论以及布鲁诺被指责为新阿里乌斯主义。米格尔·塞尔维特。索赛纳斯主义。

第九章 在意大利漂泊流浪 (1576—1579)(139)

《论时间的象征》一书。对贾科莫·查巴芮拉哲学的认识

第十章 布鲁诺在瑞士(148)

卡尔文主义。嘎列阿佐·卡拉乔利。布鲁诺挺身反对预定论。帕腊策耳斯。卡尔文派的宗教裁判所

第十一章 布鲁诺在法国 (1580—1583)(163)

在高校教书。布鲁诺的拉丁语风格。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影响。法国的无神论思想

第十二章 十六世纪法国的怀疑论(175)

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哲学家和作家——反对黑暗势力的战士

第十三章 布鲁诺在英国 (1583—1585)(190)

英国的宗教恐怖。布鲁诺对英国僧侣的态度。访问牛津。辩论会。菲利浦·锡德尼和福克·格芮维尔。布鲁诺伦敦时期著作中的主要哲学论点

第十四章 布鲁诺的无神论	(219)
论对立面统一, 论认识与知觉, 论宇宙的 无限性, 论原子	
第十五章 重返法国 (1585)	(251)
教皇西克斯特五世。菲利浦·锡德尼之死。 康布雷辩论会。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毕达 哥拉斯主义。布鲁诺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 的斗争	
第十六章 布鲁诺在德国 (1586—1592)	(276)
维滕贝格。路德和梅兰希敦反对哥白尼学 说的斗争。布鲁诺在维滕贝格的《告别演 说》。布拉格。路德教宗教裁判所把布鲁 诺开除教籍	
第十七章 重返意大利 (1592)	(300)
法兰克福。维黑尔的印书馆。苏黎世。 帕多瓦和威尼斯。威尼斯的文化生活。 保罗·萨尔比。弗兰契斯科·帕特里齐	
第十八章 布鲁诺的晚期观点	(319)
法兰克福时期的哲学诗。布鲁诺的感觉论 唯物主义。布鲁诺的原子论	
第十九章 威尼斯宗教裁判所	(332)
威尼斯国家的独立性。威尼斯国家的与教 会的宗教裁判所。教皇政权为天主教僧侣 在威尼斯行动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异端分 子案件处理规则	
第二十章 布鲁诺被捕 (1592)	(351)

乔万尼·莫钦尼戈的密告信。布鲁诺的最初几次供词。对证人的讯问

第二十一章 对布鲁诺的进一步审讯……………(369)

为把布鲁诺引渡给罗马宗教裁判所而进行的斗争。布鲁诺在审讯中的策略。布鲁诺案被移交给威尼斯共和国委员会

第二十二章 教皇克莱门特八世……………(386)

格里高利十四世之死。1592年选举教皇会议。阿尔多布兰迪尼当选教皇

第二十三章 布鲁诺被引渡给罗马宗教裁判所……………(400)

威尼斯宗教裁判所法庭决议。克莱门特八世的干预。外交谈判。共和国十人委员会1593年1月7日决议

第二十四章 罗马宗教裁判所……………(409)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耶稣会徒僧团。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室

第二十五章 重申威尼斯审讯过程……………(422)

罗马审讯过程。对布鲁诺的审讯。来自维切利大主教区的揭发布鲁诺的密告信。一位不详姓氏者对《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一书的评论。从布鲁诺的著作中搜集异端论点

第二十六章 布鲁诺的审判官们……………(431)

第二十七章 加给布鲁诺的罪状……………(440)

宗教裁判官高级主教会议的要求。宣读

“八条异端论点”

第二十八章 死刑判决.....(458)

1600年大庆年。邵佩的信。革除教籍和
诅咒仪式

第二十九章 处决.....(477)

罗马《公报》的报道。事实与揣测

三. 附录 布鲁诺对待宗教的态度.....汤侠生(487)

第一章 诺 拉

(1548—1558)

布鲁诺的父母。童年印象。
诗人洛多维柯·汤希洛



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生于诺拉附近，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后来他曾以诺拉人自称。这个小城镇位于坎帕尼亚区（特拉·迪·拉沃罗省），在那不勒斯东北二十四公里远的地方。坎帕尼亚属于当时受西班牙统治的那不勒斯王国。

根据十七世纪一位作家卡尔洛·方坦纳的记载，“在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省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叫作幸福的坎帕尼亚。它西临大海，南傍群山，东面是繁花似锦的绿色原野。这里有数不尽的教堂、寺院和宫殿”^①。

布鲁诺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受审时的供词告诉我们，他出生于1548年，并在受洗时起了一个名字菲力波。

他的姓布鲁诺是诺拉镇的大姓之一。

布鲁诺曾两次提到他父亲的名字。他在《论英雄热情》这部对话中写道：“……一天晚上，会餐后，当我们的一位

① C.方坦纳：《意大利的权贵。缙绅录》，1699年切泽纳版，第101页。

邻居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快乐’时，乔万尼·布鲁诺，即诺拉人的父亲，回答道：‘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愚蠢’”^①。

第二次提到父亲的名字是在《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中，他写道：乔万尼·布鲁诺家的房子座落在契卡拉山的山脚下^②。

布鲁诺的家庭出身以及他父母的社会地位，迄今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根据散见于布鲁诺著作中的一些带有自传性的暗语，可以断定：诺拉人的父亲乔万尼·布鲁诺是一个破落了的小贵族。

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明显地分为有爵位的贵族和贫穷的小贵族。有爵位的贵族靠从城市和农村公社课取赋税而拥有大量收入。它已变成一个寄生阶级，在那不勒斯过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奢侈生活。小贵族则陷于破产，失去自己的等级特权，并且迫不得已地去当兵，或去从事农业劳动。破落贵族家庭往往搬离城市，到农村安家落户。

布鲁诺的父亲乔万尼·布鲁诺也未逃脱这样的命运。1545年他携妻芙罗丽莎·萨沃林诺搬到契卡拉山脚下的圣乔万尼·迪·契斯柯村。

这个村子有四五户人家，家家周围都有果园和葡萄园。村民们辛勤地耕种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种植樱桃树、栗子树、苹果树和梨树，在牛粪中繁殖食用蜗牛，在园子里种植有名的那不勒斯甜瓜和西瓜。

《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一书（第一篇对话第三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布鲁诺童年生活的环境，在这里布鲁诺

① 布鲁诺：《论英雄热情》，1953年俄文版，第44页。

② 布鲁诺：《意大利文著作集》第2卷，1927年巴黎版，第73页。